

来自远古的玩具：商代贵族用什么找乐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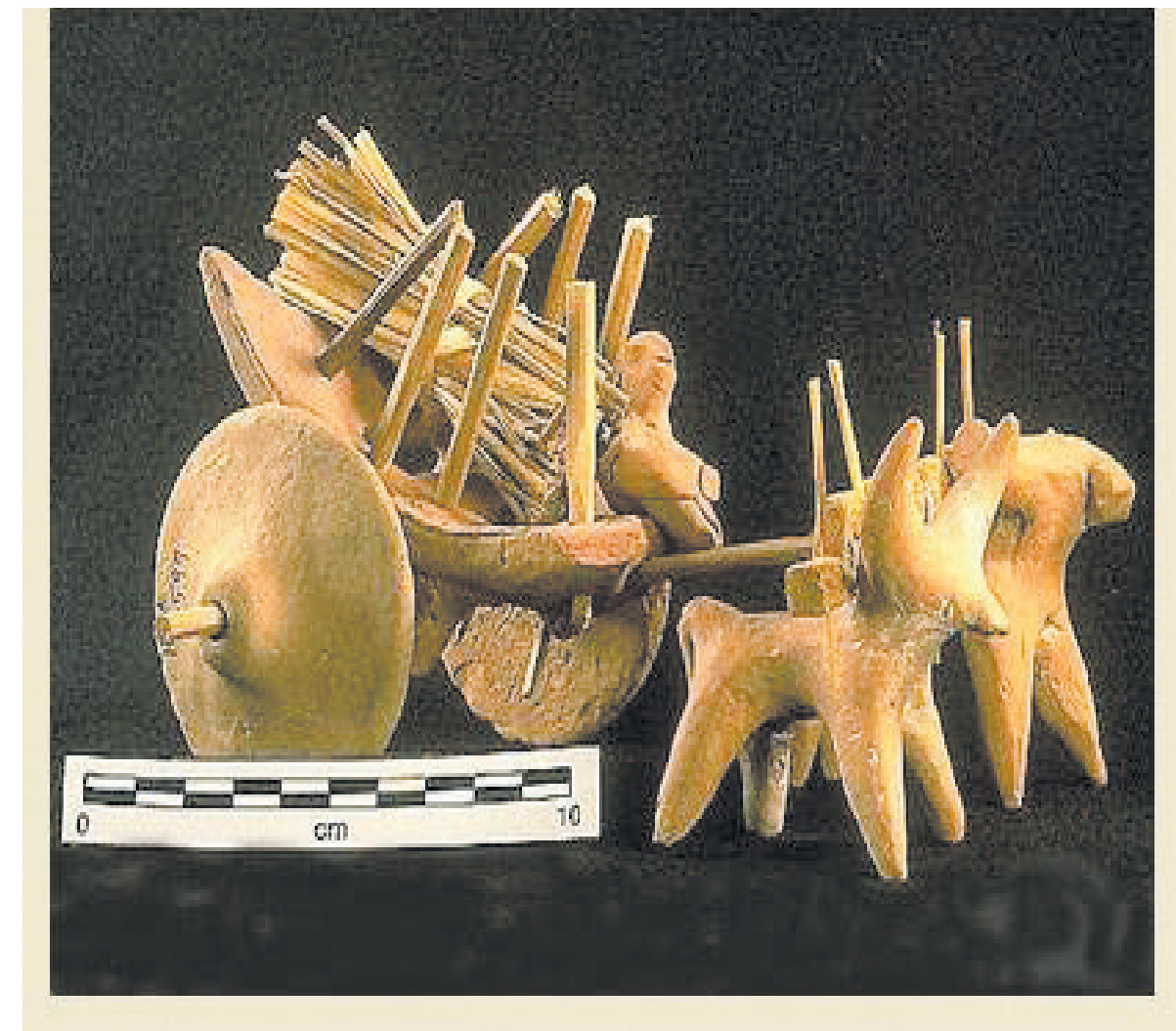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你已多久没有放下一切，单纯、专注地找个东西玩一玩，藉此让自己的身心回归平静的原点？写这篇文章时，两个女儿正在身边嘈杂地玩着过家家，全心投入的热忱让我也感染到莫名的快乐。事实上，“游戏”这个行为本就在人类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人们透过单独或结伴进行各式游戏以自娱娱人，从中获得日常生活以外的乐趣。据研究，不仅人类如此，在许多哺乳类动物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游戏行为，例如海豚追逐彼此、猕猴的嬉戏行为等；可见在严酷的现实生活笼罩下，适时地嬉乐以释放压力，可说是一种生物的自然本能。

根据考古发掘显示，早在纪元前3500至1900年的印度哈拉帕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中，针对游玩而设计的小玩具，诸如小马车、哨子等便已普遍存在了。然而就中国而言，严格意义上的玩具与游戏行为并不见于商代甲骨文以及同时代的相关记载，遑论更早期的考古工作对此从未有所得。但这是否便意味着与其他文化相比，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既枯燥又乏味？恐怕也不能这样说。最近有学者对这方面做了崭新的研究，让我们能够窥探到当时游戏文化之一角，颇有意思；而这得从某类牛骨的考古出土谈起。

在过去的殷商考古挖掘中，曾出土过一些明显经过人工修整，也就是削去尖端，使之尽量呈现立方形的牛距骨（即膝关节），其中大部份没有铭文，只有极少数附有刻辞。

这是中研院史语所于1936年在河南安阳挖掘所得的一块牛左距骨，由于其上刻有罕见的晚商“记事刻辞”，故历来受到较大的关注，我个人亦曾有幸于库房近距离观察再三，至今难忘它温润如玉的色泽。大体而言，其铭文纪录了如下史实：

商王（很可能是商代末王纣



辛）表示：分割这个在白山的山麓猎获的牲体（应即此距骨之野牛），并将祭肉分给宰丰（此人常侍商王出猎）。

可见得这是一块被受赐者珍藏的宝物。它的文物价值虽高，字数亦不算少，却没有言及此骨的名称和用途。类似的人工修整距骨出土了不少，只不过刻有铭文的却绝无仅有，受限于过少的信息，因此长久以来学术界只能将这种距骨的人工整治及刻辞，大多简单地视作一种“习俗”，而无从得知其中所蕴含的进一步讯息。

这种情况到了近年才有了新突破。同样是载有刻辞的另一块晚商距骨于2010年被公之于世。

引自宋镇豪：《商代史》卷七《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彩图

19，焦智勤：《殷墟甲骨拾遗·续六》

这块距骨被慎重其事地镶嵌了绿松石，上面的刻辞字体风格与前面所述的“宰丰骨”相近，却又更为劲遒，非常美观；最为重要的是，刻辞中提到了此骨的名称“[骨字上半部分+夫]”。

该字结构上是由骨、夫组成的合体字，问题是，商代人口中的这个字到底是什么？这个字虽然是首次发现，但从文辞阅读可以得知，其所指的显然便是此牛的距骨这个部位。复旦大学刘钊教授透过古声韵原理，以及古书数据的交互分析，揭示了古代汉语中“夫”、“巨”二字常通用的事实，进而令人信服地指出此字须读为距骨之“距”，这和现今的用法几乎

完全一致！他的推论既深刻又明晰，相较于古文字学界中部分支蔓庞杂、主题不清的文章，刘文条理分明，问题意识强烈，十分令人信服。

更有意思的是，刘教授在文字考释以外，关切到此距骨的“用途”上来了，这便跳脱了短钉纸本，进入对现实的观照。根据刻辞所述，这距骨是商王日常所“用”的器物，后来赏赐给了“小臣奉”，可以想见小臣奉当时的载恩载德，所以为了纪念此等殊荣，他遂铭刻文字以留芳后世，这和前面提到宰丰受赐的情形如出一辙。至于商王及小臣如何使用此物，过去没人谈及，刘氏却能看出这问题有点意思，遂参酌复旦陈剑、北大董珊诸教授

的看法，提出这种经人工修整的牛距骨在当时很可能是被用来进行某种“博艺式”游戏的意见，他指出：

其实骨骼专名和博具或游戏用具之名是完全可以合二而一的，即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北方十分流行的“欸嘎拉哈”游戏中的“嘎拉哈”，本为称距骨之名，但同时也就是指游戏用具之名，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将牛距骨称为“距”，而实际上是指博具或游戏用具之名似乎也并不矛盾。

接下来刘文援引了东北地区通古斯各族，以及蒙古、藏族，甚至非洲游牧民族的民俗史料，详赡地说明了牛、羊距骨作为一种游戏道具的普遍性与历时性，不仅可证于考古出

土文物中，此娱乐文化更一直保留到了现代的民间各地，从未中断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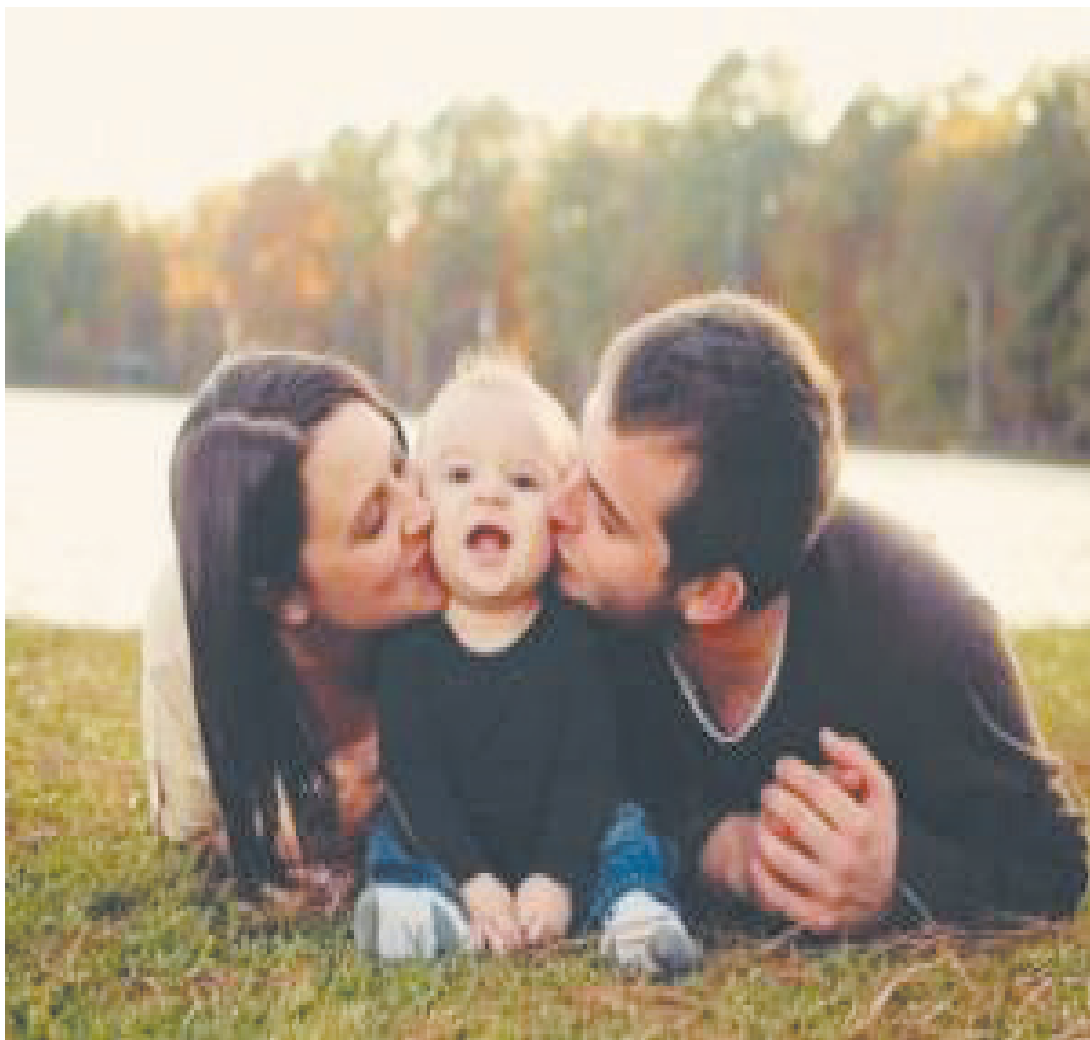
他的说法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由此可知，早在殷商时代便存在着一种以距骨为道具的游戏，商王甚且将此“玩物”赐予臣下，作为联络关系的一种手段；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关于游戏文化

早的确切记载。笔者曾以此询问出身于河北农村的友人，她的老家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据她说，其实以距骨作为道具的游戏在当地也广为流行，一点也不隔阂。可见此类游戏除了古老渊源之外，更保留在包含汉族的今日各民族文化当中，确实是相当值得我们去重视的一项“文化财”。

再试着将眼界放宽点，类似的游戏在上古时期其实已遍布世界各地，起初至少在纪元前五千年即发源于两河流域，后尤盛于古希腊、罗马世界，现代英语中“Knucklebones”（或称Jacks），即掷距骨这类活动，有研究指出很可能是今日骰子游戏的滥觞，玩家通掷五到十个绵羊距骨，藉由各面代表的不同意涵以比较大小，并能够加总这些数字，以求得最后的胜负；也有另外的文献记载，某种掷距骨游戏的胜败取决于投掷之后，距骨的某一面落在朝上则为胜者，距骨的外型特色使得它落下后能像后世的骰子般快速固定。几千年来，相似的规则、相同的玩具，这游戏就这样在全世界范围内流传至今。

看来，老祖宗留下的各类宝物，并不一定都是庄严肃穆、“不可亵玩”的玩意儿，不是吗？当下次走入卖场，孩子望着琳琅满目的现代玩具发怔时，试着回归传统，我们自己动手，或许也是可以考虑的，毕竟“乐趣”这玩意儿说到底并不复杂，有时无须外求，只要愿意牵着孩子的手，好玩的东西俯拾即是。

“老”在澳门是一种福气



老龄化，从容应对挑战

根据联合国有关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超过14%是老龄社会，超过20%则是“超老龄社会”。

随着澳门步入老龄化社会，特区政府提出了“家庭照顾，原居安老；积极参与，跃动着年”的长者工作原则，推出了现金分享、发放医疗券、公务人员公积金制度等多项措施，着力构建具有澳门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

百闻不如一见。记者走访了位于一幢商业写字楼二楼的母亲会护理安老院，这里1200多平方米的屋舍及主要设施是由政府资助的。母亲会是一家具有50多年历史的非营利慈善组织，目前开设了3家托儿所，安老院和护理安老院各一家，还有一家为55岁以上老人提供活

动场所的耆康中心。

作为澳门第一家护理安老院，不同于普通安老院的是，这里的老人年纪更大、身体往往有更多毛病。护理专业出身的林院长在这里工作八九年了，她告诉记者，在目前院里的54位长者中，90岁以上22位，100岁的2位，平均年龄超过84岁。

据社工局官员介绍，澳门并没有政府公立的安老院舍，而是采取“民办公助”的形式支持社团、宗教机构及私人开办安老机构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目前共有安老院舍19间，其中接受政府资助的9间，非受资助的10间。

多举措，提供保障和服务

57岁的麦女士，借助手杖，慢慢地移动着不很灵活的腿脚来到绿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的办公室，坐在记者对面开

始叙述她5年来的康复经历。

麦女士生病前是赌场“发财巴”（免费大巴）的记录员，后来因高血压、中风造成身体行动功能严重受损。2011年，她坐着轮椅来到了这家隶属于街坊总会的护理中心。她说，“我每天在护理中心活动、接受治疗。从当初只能坐轮椅到现在生活基本可以自理。这里午餐前有生果时间，还有下午茶。周五有卡拉OK，周六还有电影看。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知自己今天会是怎样的情形。”护理中心的负责人许小姐告诉记者，麦女士当时中风之后又逢丈夫去世，她刚来时情绪很低落。我们每半年会评估一次老人们的身体状况，严重的2—3个月评估一次。现在麦女士对自己很有信心，她相信会有奇迹出现：“我会行得更好。”

梁先生夫妇今年都82岁了，无子女，他们住在政府提供的长者宿舍里。房间不大，一室一厅，重要的是生活方便，邻里和睦，政府还免了租金。

弹丸之地澳门，像梁先生这样的65岁以上老人，目前已经超过总人口的9%。根据推算，到20年后的2036年时，澳门人口将超过75万，长者将占总人口的20.7%，也就是说每5人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

类似绿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这样的由街坊总会、工联总会、明爱等社团设立的老人中心及日间护理中心目前在澳门有5间，他们为体弱及缺乏家人照顾的人士提供包括送餐、家居清洁、洗澡、购物、护理复康等服务。让长者在得到适当护理服务的同时，可继续与家人或亲友共聚，保持身心健康。

澳门的养老保障最早见于1938年澳葡政府成立的救济及慈善总会（澳门社会工作局前身），主要是提供救济援助，保障最低生存条件。现时澳门的养老金制度主要由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社会保险制度及非强制性中央公积金制度以及社会工作局提供的经济援助和敬老金组成。

社工局长者服务处罗淑霞处长介绍说，援助金针对经济状况不佳的人士。敬老金则是所有年满65岁的澳门永久性居民每人每月3350元，不需供款或收入审查。特区政府还为长者提供公立医院免费的预防保健、一般护理和专门护理门诊及住院服务，还有社区医疗队为有需要的老年病患者提供家居医疗及护理服务。

在公共房屋政策方面，对家庭成员中有65岁以上长者的，在申请经济房屋（相当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时给予优先排序；同时房屋局将一些社会房屋（相当于内地的廉租房）改建为设置有无障碍设施等配套设备的长者宿舍，以非常低的价格租给独居长者或两老家庭。社会工作局还为每幢长者宿舍配置一间“长者日间中心”，委托非政府机构营运，提供包括24小时紧急支持、个人照顾、洗衣、陪诊、文康活动及辅导服务等社区服务。

平安通，老年人的救命钟

今日社会越来越多独居长者，对他们来说最担心的就是一个人在家时遇

到突发状况而无从求助，“平安通”解决了这一难题。

“平安通”是澳门社工局提供支持、街坊总会以投标方式承办的一项社会服务。“平安通”呼援服务中心于2009年3月正式投入运作，为独居长者、年迈夫妇以及其他有需要人士提供包括24小时支持服务、召唤救护车、致电警方、通知紧急联络人、情绪支持、定期探访等服务。2012年8月，“平安通”呼援服务中心又增加了“居家易”计划，为有需要长者提供家居安全评估，资助购买或安装家居辅助设施，让长者有个更加安全的居所。

本文开头提到的梁先生夫妇在第一批“平安通”推出后就立马安装了，记者在他们家看到，除了座机摆放在小柜子上外，两个“遥控掣”一个放床头，一个放洗手间。梁太告诉记者，出门时就把“遥控掣”带在身上，这样才有安全感。梁太说，即使儿孙满堂，平日里大人上班，儿孙上学，还是“平安通”更有用。去年年底的一天，大约半夜12点，梁先生起来上厕所，结果晕倒在卫生间的水盆里。梁太吓坏了，赶紧呼叫“平安通”，救护车几分钟后就到了，迅速把梁先生送到山顶医院，梁先生因为抢救及时而脱离危险。“平安通”就是“救命钟”！

目前“平安通”已覆盖澳门各区域，其中一半的使用者为独居长者。对于每月100元的收费，如果生活确实困难者，还获得减免。

目前澳门的养老服务虽然已经获得社会和外界的广泛赞许，但也面临一些更为复杂的议题，如旧区长者的生活支持、私人楼宇或领域的无障碍环境改善、跨境养老等，特区政府都在积极开展研究，以求因应社会需求。诚如一位被采访者所言，“老在澳门是一种福气”。

中国首例冷冻遗体，等待50年后起死回生



“妈妈，你沉睡在大地零下100多度的低温里。再见面，最短也是50年以后。虽然这是科学家给出的预言，预言也有可能落空，实验也可能失败。但，总还有希望不是吗？妈妈，我们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不是吗？”
——这是一名女孩在母亲去世之后深情而奇特的表白

死亡 开始复活的第一步

2015年5月30日下午5时许，61岁的胰腺癌患者杜虹躺在病床上，已进入弥留阶段。

隔壁房间，两名来自美国的外科医生已经等待了8个小时，事实上，他们从5月19日开始就在为这一刻待命了。

下午5时40分，杜虹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两名美国医生第一时间向杜虹体内注射了抗凝剂、抗菌药物、抗血栓药物，防止血液凝固，并用特制设备按压心脏，保证血液继续循环。

随后，杜虹的遗体被放入装有冰块的木质棺材中，迅速转移到手术地点，耗时约1小时。接下来是灌注，由于人体细胞中含有大量水分，冰冻过程中水分凝固会形成冰晶，极易刺破细胞，造成巨大伤害，所以冰冻技术的要点是使用冰点更低、不容易结晶的保护液代替水分，达到脱水的效果。

美国医生首先用稀释过的保护液，逐步替换遗体中残留的血液。随后，使用仪器打开遗体颈部的总动脉和总静脉，形成一个液体输入的回路，输入保护液，随后开始重头戏——替换头部残留的血液。

替换过程比较漫长，医生会逐步加大保护液的浓度，从动脉输入头部。当人体内保护液浓度达到遗体保存要求后，继续监测静脉输出液体中保护液的浓度，当输出液体的保护液浓度与输入浓度一致时，表示头部水分已完全被替代。

灌注超过4个小时，整个过程需要在冰冻低温接近0摄氏度的情况下完成。此后需要将遗体进一步降温。工作人员使用-60℃的干冰对遗体逐步降温，最终将遗体保存在一个-40℃左右的冰棺当中。至此，遗体冰冻的初步流程完

成。

接下来，杜虹的遗体会在冰冻状态下被送到位于美国洛杉矶的Alcor总部（全球最大的冷冻人体研究机构之一）。遗体头部将被分离保存在-196℃的液氮环境特殊容器中。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工作人员将按期添加液氮，保证杜虹的头部长期保存。按Alcor科学家的乐观估计，50年后的科学技术也许能让杜虹解冻头部、再造身体，也就是——复活。

玩笑 “我也把身体冷冻起来吧”

杜虹，重庆市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今年5月30日去世，享年61岁。

2013年底，杜虹到医院做过一次全面体检，报告显示一切正常。然而仅10个月后，去年10月她因胃痛再到重庆本地一家医院检查，彩超结果显示“胰腺占位”。

当时陪杜虹去医院的，是她28岁的女儿张思遥。“医生看了报告单后，表示想和我单独谈谈。”张思遥说，当时母亲就是不答应，坚持要求知晓病情，为此母女俩还在医院吵了一架，最终是张思遥妥协了。

“胰腺癌三期，去更好的医院看看有没有手术的可能吧。”医生最后这样说。张思遥悄悄地上网查询，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会以极快速度夺走生命。

此后，张思遥陪母亲走遍了北京最好的医院，得到的回答基本一致：肿瘤包住了主要血管，杜虹的情况并不适合手术。仅有的一家表示可以试一试的医院，连1%的成功率也不敢保证。

最终，杜虹放弃了手术，选择了放化疗。去年12月到今年3月初，杜虹的病情还算稳定，平时有空还能在家练练书法，和女儿一起逛逛花市。春节期间

病情好转，杜虹还和女儿一起到女婿鲁辰的家乡深圳过年。

3月中旬，杜虹的状况急转直下，检查显示到了终末期。张思遥为此常常偷偷的哭，“反而母亲比我淡定了许多。”张思遥说，治疗期间，网上一则新闻引起了母亲的兴趣：一对泰国夫妇因无法挽救患脑瘤的女儿，把女儿送到美国一科研机构冷冻，期望未来科学发达时再将女儿解冻治疗。

“母亲当时曾半开玩笑的说，我也把身体冷冻起来吧。”

冰冻 她是中国第一人

母亲当时也许只是开了个玩笑，但女儿不这么想。今年5月初，张思遥郑重其事的把帮母亲冰冻身体的想法告诉了丈夫鲁辰。

“我当时听到妻子说的话，真是惊呆了。”鲁辰说，出于安抚妻子的情绪，他决定尝试一下，没想到真的在网上找到国内一家声称可以做人体冰冻的公司，他甚至还和负责人见了面。

对方告诉鲁辰，这项研究已经停止了，况且，要完成人体冰冻至少需要上亿元的资产。

“我们只是普通工薪阶层，如果需要这么高的费用，只能作罢。”结果让鲁辰有些灰心，但他没有放弃。通过几名网络志愿者以及在美国的同学，他辗转联系到了美国一个专门从事人体冰冻研究的科研机构——Alcor。

“联系了几次，我们认为，对方给我们的信息是可信的。”鲁辰说。

“人的死亡并非瞬间完成。”中国

农业科学院动物基因工程在读博士魏景亮，是帮助鲁辰夫妇的志愿者之一。

魏景亮告诉记者，从生物学原理上说，在医生宣布患者死亡的第一时间，用科学手段让患者进入“医学稳定”状态，随后再采取一系列方法进行冷冻保存，可以最大限度让人体在有限受损的状态下进入冷冻状态。

“我们相信，冷冻人体在科学水平达到一定的水准之后解冻，是一种希望。”

由于所学专业，魏景亮4年前开始关注对美国Alcor人体冰冻技术，据他介绍，近十年来该技术有了比较明显的突破，因此近十年间参与并实施冰冻的人数比之前几十年的总和还要多。

在国内，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此进行研究，关注此技术的大多以业余爱好者为主，魏景亮便是其中之一，他们通过知乎等网络平台走到一起。今年4月左右，他们通过网络得知了杜虹的意愿，并与家属进行了联系，随后，又很快和Alcor达成了捐赠遗体的协议。

魏景亮称，据他了解，杜虹目前包括港澳地区在内全国首例参与人体冷冻保存以期“复活”的案例。即使在亚洲，也仅有今年2月份媒体报道的泰国小女孩冰冻头部的案例，应属于亚

洲第二例。

《三体》小说里的故事成真了

“我们从Alcor了解到的情况是，全身冰冻需要200万元人民币，只冰冻头部的话，需要75万元人民币。”鲁辰说，经过反复考虑，他们认为冰冻头部的方案比较合适。

只冰冻头部，母亲会同意吗？让所有人都意外的是，杜虹表示愿意。

除了作家、诗人外，杜虹还有一个不被大多数人知晓的身份——她是前不久获得雨果奖的大热科幻小说《三体》的编审之一。在小说中，有一个叫云天明的角色，取出大脑后通过冰冻技术保存，最终通过三体人的克隆技术成功复活。

“妈妈说，50年后能否有效是未知数，但她不介意用自己的遗体做实验，新兴科技总要有有人尝试。”鲁辰说，因为母亲节俭，所以他们隐瞒了花费金额。

随后，张思遥卖掉了在北京20多平方米的一套房子，加上杜虹的积蓄，凑齐了所需的75万元费用，和Alcor签了协定。

胡因夢談李敖：遇到壹個渣男，需要四十年消化



臺灣作家李敖，因患腦幹腫瘤，2018 年 3 月 18 日上午在臺北過世，享年 83 歲。去年 6 月，當他被告知只有 3 年的存活時間後，留下壹封親筆信，想與家人、朋友及仇人作最後告別，其中透露出最想作別的兩個女人，壹個是全臺灣最聰明的女人之壹陳文茜，還有壹個是他那“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傷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前妻胡因夢。他想和胡因夢作最後的告別，顯然這是壹廂情願。對於胡因夢來說，她與李敖的關係早已和解到徹底放下。沒有放下的是李敖自己，這個與他只有 115 天婚姻關係的女人，卻被他在電視節目裏調侃、揶揄了 70 集。所謂“遇到壹個渣男，需要四十年消化”。“他不斷罵我，終究是因為放不下吧。”胡因夢說。壹個出生於 1935 年 4 月 25 日，壹個出生於 1953 年 4 月 21 日，光是看兩人出生時間也是糾纏的。兩人的相識是在 1979 年 9 月 15 日，當時李敖 44 歲，胡因夢 26

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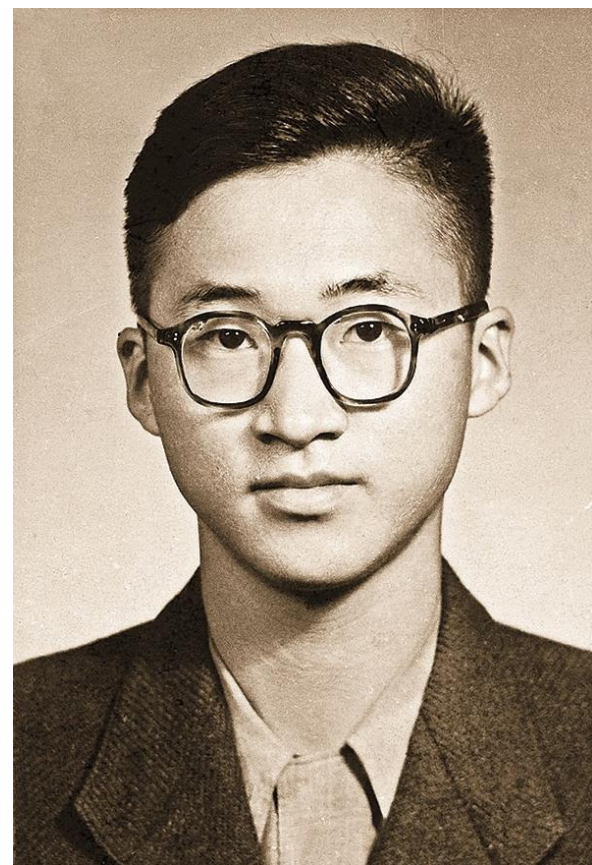
李敖結束第壹次牢獄生涯不久，成為名聲響徹臺灣的才子，而曾就讀於輔仁大學德文系的胡因夢當時是與林青霞等齊名的電影演員。胡因夢還記得第壹次見面李敖上來就給胡因夢母女壹個 90 度的大躬，讓胡嚇了壹大跳，因為在那個年代早已沒有人會行這麼大禮了。胡記得當天她穿了壹件棉質長袍光著腳，整個晚上李敖都盯著她的腳丫子，後來他自己說，他有戀足癖。兩人的戀愛過程聽起來其實並不浪漫，壹半帶著胡的好奇和崇拜，壹半帶著李的占有和虛榮。第壹次見面後沒多久，李敖便約胡因夢喝咖啡，隨後帶她去金蘭大廈的家見識壹下十幾萬冊的藏書。胡因夢驚訝地發現，在他那壹整片的書架前，掛了壹張從《花花公子》雜誌裏剪下來的裸女照片，胡感覺他是壹個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的人。兩人在沙發上聊天，李突然強吻了她，還吻出了壹圈

褚紅色的吻痕。當天晚上他們有沒有發生性愛，胡已經不記得，只記得這壹記印象深刻的吻。

當時李敖有壹位正在交往的女友是畢業於臺灣大學的劉會雲。胡因夢問他，劉怎麼辦？李說：“我會告訴她，我愛妳還是百分之百的，現在來了壹個千分之壹千的，妳得暫時避壹下。”

胡聽了心生疑惑繼續問：“什麼叫暫時避壹下？”他說：“妳這個人沒個準，說不定哪天變卦了，需要觀望壹陣，我叫劉會雲先去美國，如果妳變卦了，她還可以再回來。”“他對女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態度也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滿期望與投射時通常是被未來的願景牽著走的……”胡因夢在她的回憶錄裏寫道。行大禮、戀足癖、炫耀、劈腿，交往沒多久，胡因夢便處處感受到李敖的“土”。但她也承認，好奇害死貓，她當時對名人多多少少的崇拜也為事後發生的種種埋下了因。後來，李、胡兩人正式開始交往，李拿出 210 萬新臺幣補償劉會雲。

有壹天胡媽媽和他們在聊天時，李心疼起補償給劉的錢，突然對胡媽媽說：“我已經給了劉會雲 210 萬，妳如果真的愛妳的女兒，就該拿出 210 萬的相對基金





才是。”胡媽媽壹聽臉色大變。第二天，胡媽媽對女兒說，李敖明擺著要騙我們的錢，妳不能和他結婚。婚姻大事不可賭氣啊。胡因夢當時內心不服，之前媽媽可是認為全臺灣配得上自己的也只有李敖，現在又決絕地來反對。為了爭取自主權，胡因夢反而想要嫁給李敖。

1980 年 5 月 6 日上午，在李敖家的客廳，穿著睡衣的她和李敖舉行了壹個簡單的婚禮儀式，對外宣布兩人結婚了，被當時的媒體寫為“此為絕配”，最美的臉遇到了最聰明的腦袋。

但事實上，最美的臉和最聰明的腦袋被日常生活碾壓的壹地碎片。結婚之後，李顯現出的大男人主義和其他人格失調的癥狀經常讓胡氣得壹個人跑回娘家。“每當我期望和李敖達到合壹境地時，卻總是發現他在仰望天花板上那面象征花花公子的鏡子，很認真地在欣賞他的‘騎術’。”

胡因夢說：“李敖只想征服女人，想把牠物化成壹個自己的戰利品。”有時胡去戶外慢跑，也被李敖制止，認為會在路上跟其他男人眉來眼去。

“在內心深處，他是不敢付出真情的”，對此詮釋的最好的是李敖曾經寫過的壹首打油詩：不愛那麼多，只愛壹點點，別人的愛情像海深，我的愛情淺……如果說這個階段，胡女士認為兩人之間不過是戀人之間無傷大雅的吵吵鬧鬧，那麼接下來的事情使她意識到，自己有可能嫁了壹個“渣男”。

如何甄別渣男，現代網絡上流傳的手段有很多，比如“情淺言深”、“飛速建立感情和表達感情”、“錯的總是妳”、先把好話說盡，再把壞事做絕”、“既不成全妳，也不放過妳”……在胡因夢看來，李敖渣在哪裏？渣在竟然連多年好友的財產都要侵吞。

大是大非面前，方顯人的本色。後來發生的李敖侵占蕭孟能財產壹案，讓胡因夢看出李敖並非“具有真知灼見又超越名利的俠士”，而只是“壹個多欲多謀、濟壹己之私的智慧罪犯”，便“暗自在心中打定了去意”。壹場白日婚姻最終以官司收場。

與李敖的這場短暫婚姻也由此開啓了胡因夢認識自我的另外壹種可能。胡因夢在 35 歲之後徹底退出演藝事業，專事有關“身心靈”探索的翻譯和寫作。

而李敖沒過幾年娶了小自己三十歲的女大學生王小屯，但內心還會念念不忘曾經的前妻，幾十年如壹日的在自己的節目中消費著，調侃著。2003 年，胡因夢 50 歲生日時，李敖送去 50 朵玫瑰，“只是為了提醒她，妳再美，也已經 50 歲了”。

相比於李敖的不依不饒，胡因夢曾這樣回應道，“多年來，他這樣不斷地羞辱我，對我，是壹個很好的磨練。只有恨本身才是毀滅者。”“人即使擁有再多無知的支持者，終場熄燈時面對的，仍然是孤獨的自我以及試圖自圓其說的掙紮罷了。”而今天，對李敖來說，壹切堅固的，也都煙消雲散了吧。

（冰川思想庫）



臺主播：大陸像野生動物園 自認肉食動物的人發展

高薪轉戰大陸 財經節目主持人楊世光現身說法



大陸像是壹座野生動物園，臺灣則是壹座木柵動物園，如果妳屬於草食性的動物，沒有競爭欲望的就留在臺灣，因為沒有競爭壓力、沒有天敵；如果妳自認為是肉食性動物，就應該大膽過去大陸發展，畢竟臺灣的市場太小了，未來發展性和空間也有限。這段話是前臺灣東森財經臺金錢爆節目主持人楊世光最近在接受臺灣經濟時報採訪時所講的。今年初，楊世光放棄原東森臺財經節目主持人的工作，毅然赴大陸發展，除了月薪比過去至少高了四倍以上，大陸的環境也讓他更著眼於未來的發展前景。

楊世光稱，自己在東森當主播長達 11 年，東森給了很多機會，但現在臺灣碰到發展瓶頸，收視率已碰到天花板，壹直上不去，去年自己 40 歲時正好與東森的合約到期，盡管東森很重視他，但還是想到外面去闖闖看，正好有朋友介紹了大陸發展的機會，大陸壹檔財經節目來到臺灣找他談，剛見面老板就開出比臺灣月薪高四倍以上的薪資條件，還有免費住宿、餐飲和其他福利，甚至連家人的安排都可以幫忙處理。

我不是拿翹（註：擺架子、自恃清高），是爲了不要賤賣自己，所以去

上海談完、再回到臺灣以後，通過微信跟大陸公司說，我的工資太低了；接著大陸老板把我的價值算給我聽，並表示再加壹個數字的薪水，甚至連在上海落腳住宿的地方都有人幫忙打掃、洗衣服、整理東西，就像請了壹個保姆照顧那樣，而老板的目的是希望妳安心工作，不要爲其他瑣事分心。

楊世光稱，不僅是高額的薪水東森給不了他，未來的發展與願景也是大陸比較大，所以與東森愉快分手了。剛到上海時，老板當面和楊世光說，妳壹個人不可能做節目，做節目是要團隊的，可以帶人來，薪水不是問題。於是，他又從臺灣又帶了兩個人過去，這兩個人的薪水也是臺灣的三、四倍，再後來又從兩個變爲四個。

同時，大陸老板還嫌節目內容不夠精彩，希望能找臺灣的嘉賓壹起討論解析國際財經趨勢；雖然做節目會考慮收入和成本問題，但老板總是大地說：錢不是問題。

楊世光稱自己與上海這家財經媒體公司簽約後，公司壹次性先給壹年的薪水，剛進公司就發現生產力絕對要比臺灣高兩倍，否則無法在公司生存下

來活，如果以前在臺灣工作 8 小時，現在就要投入 24 小時。

不過，楊世光也提出了大陸的問題，有壹點讓他沒想到的是，大陸媒體圈、金融圈的人才比臺灣薄弱很多，大陸媒體競爭強度也不夠，人才也不如臺灣；大陸培養媒體人的方式比較僵硬，而臺灣媒體的競爭性本來就相當高，從業人員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很強，做事方法有彈性、會創新，相對而言大陸人比較少抱怨，就算要加班也任勞任怨。從這點上來講，大陸贏在環境跟制度，臺灣贏在人才。

楊世光說，在上海待了三個多月，感覺大陸的節奏太快了，但這也讓人看到機會；而且大陸對知識、信息付費的習慣非常好，很有發展潛力。因為薪資比臺灣高很多，所以壓力大、犧牲睡眠是必然的，畢竟現在拿那麼好的薪水，未來能不能拿這麼多，所以得要知道妳的價值所在。去大陸就是要打天下，不要想著還要回臺灣、有退路，這樣才會真的全心全力在大陸冲刺，要以創業的心態去工作。楊世光還呼籲，到了大陸對中國要有認同感，認同了才會有正面的感覺，而且認同感會帶給妳很多契機，很多臺商在大陸不見了，其實並不是消失了，是他們融入了當地。到了大陸，必須重新建立交友圈，如果能越早過來，在這裏建立自己人脈、關係的時間就越多，所以年輕人最好快點去；大陸的人脈很有價值，可以因此得到很多訊息和機會，有助於未來發展，尤其現在大陸給臺灣人超國民待遇，有很多優惠，機會難得啊！

至於想去大陸要準備什麼？楊世光笑著說，就帶大腦去上班，我不能選擇壽命和財富有多少，但可以選擇壹個好的環境，選擇壹個有養分的環境。

那需要做些什麼調整呢？他回答稱，大陸發展步伐太快，肯定有人剛來會感到不適應，但壹段時間過後，反而會變得不知道怎麼在臺灣生活，因為大陸的互聯網、第三方支付、交通都太方便了，即使整天不出門，吃喝都不成問題。

【楊世光，出生於 1976 年 10 月 24 日，廣州中山大學金融系畢業，曾任臺灣華人商業臺研究員、運通財經臺投顧分析師、新黨秘書長。2014 年臺灣地區九合壹地方選舉時，新黨提名推舉楊世光參選臺北市第 12 屆議員選舉（第 3 選區－松山區＋信義區，選取 10 人當選），以得票 11639 票，排名第 11 名落選。2017 年 12 月 29 日主持完 57 金錢爆最後壹集後與東森臺告別，前往上海發展。】

（觀察者網）



楊世光 小檔案

出生：1976年生

學歷：廣州中山大學金融系畢業

經歷：華人商業台研究員

運通財經台投顧分析師

新黨秘書長

東森電視台主播及財經節目主持人

現職：中國上海愛股軒財經節目主持人

30 歲年薪 20 萬 算不算很失敗？

不必因為別人的忽悠而一窩蜂湧向“風口”，不必因為別人外表的光鮮而自卑或自暴自棄，更不必因為短時間內還沒有看到回報就放棄自己的路。

“在北京，年入百萬只算剛剛脫貧”“上海大爺：月薪一萬是討飯”“30 歲，如果你還沒當上管理層，你一輩子基本也就這樣了”……網絡上，這樣聳人聽聞的說法不時出現，每次都會引起不小的躁動。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年輕人當中，這種用“脫貧”“百萬”“討飯”“不……這輩子就完了”等詞渲染的所謂“財富標準”“成功標準”，難免會讓人心理潛移默化地變化。

有位諮詢師接待過一個名牌大學來實習的學生，他這樣問諮詢師：“老師，我 5 年後會成功嗎？”諮詢師問他：“你說的是怎樣的成敗？”他說：“就是有自己的公司，能出任總經理，不再為車房發愁，有想要的財務自由。”可是，當諮詢師接著問他，想做一個什麼樣的公司、創業的第一桶金從何而來時，他的回答總是“沒想好”，卻又恨不得使出全身力氣地告訴諮詢師：“我知道我的想法不現實，可是我就想要成功！”

不得不說，單用資產量級標準定義的成功，讓這個孩子迷失了。他急切地想證明自己，太想理直氣壯地站上財富的頂端。但可以看出，類似“百萬以下皆窮人”式的對成功的建構，只是煽動起了他的焦慮，卻並沒有給他未來的路徑帶來啟發，反而容易蒙蔽年輕人的雙眼，只盯著那些“賺錢多而快”的路子。

這類路徑的共同特征就是，用只有少數人才能達到的財富量級作為大多數人成功的“標準”，並用具體的、可對照比較的年齡和收入數字來定義，從而忽悠起絕大多數人的焦慮感。

然而，這種以“少數人的財富標準”煽動起來的焦慮感不僅沒什麼意義，甚至還會有負面的影響。它一方面加劇我們的躁動不安，剝奪我們好不容易



得來的幸福感；另一方面，還有可能這本身就是一些無良的培訓機構、投資機構炮制的謊言，以促使人們在“焦慮”的驅動下急切地撲向他們所謂的“優質投資途徑”“改變你人生的課程”，成為他們牟利的對象。當人們只盯著那些“賺錢多而快”的路徑時，很容易就忽略了踏踏實實去努力這條路，而這條路才是大多數人最現實和最依賴的生存發展之道。

網上常有人問，“30 歲年薪 20 萬算不算很失敗？”其實，這是可以一直爭論不休卻永遠無解的問題。因為成功的定義從來都是多元的。年紀輕輕就腰纏萬貫是一種成功，身體健康算不算一種成功？家庭和睦算不算一種成功？最近，82 歲高齡的張彌曼捧回了 2018 年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傑出女科學家獎”，她在自己的領域默默堅持幾十年，最終推動了人類認知的進步，誰又能說這不是一種成功？

空洞地拿少數人的“財富標準”來衡量自己，並不會讓你更清楚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不必因為別人的忽悠而一窩蜂湧向“風口”，不必因為別人外表的光鮮而自卑或自暴自棄，更不必因為短時間內還沒有看到回報就放棄自己的路。

堅持下去，因為努力或許不是一臺天平，但它至少是一根杠桿。或許你的家庭背景、天賦能力、人脈資源以及成長教育環境暫時讓你這一端的力臂



短了一些，但你可以慢慢去改變力臂的長度，多積攢力量，最終擔起你想要的東西。

“這個時代從不辜負人，它只是磨煉我們，磨煉每一個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平凡人。”只要時間還在行走，每一個人就可以嘗試更多的東西，在有合適機會的時候就能起飛。

（人民日報）



川大“詩詞少女”《中國詩詞大會》獲季軍 實力圈粉

日前，《中國詩詞大會》第三季圓滿落幕。但關於詩詞的熱議仍在繼續。“你背下的詩句都綻放出奪目光彩”，這句話不僅適用於勇奪第三季冠軍的外賣小哥雷海為，也適用於所有參加《中國詩詞大會》的選手。

“超級飛花令”中圈粉無數 川大“詩詞少女”韓墨言勇奪季軍

在《中國詩詞大會》第三季的爭霸舞臺上，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2017 級學生韓墨言，憑借“超級飛花令”的精彩表現圈粉無數，讓全國觀眾記住了這個來自川大的“詩詞少女”。

韓墨言所在青年組強手如林，不僅有北大、復旦等名校詩詞達人，更有“第二屆中華學子青春國學薈”形象代言人陳更這樣的超級選手，能夠從這一組中兩次以第一名的成績殺出重圍，展現了其深厚的詩詞文化功底。在本季最後一期決賽現場，初次參賽的她憑借詩詞儲備量大、心理素質好的優勢，再次脫穎而出，獲得第三名的好成績。

韓墨言從 3 歲就開始背詩。“父親背一句我學一句，慢慢的也背了很多篇。可能與詩詞有緣，我從未覺得這樣的背誦枯燥無味，反而覺得詩句朗朗上口，有很多趣味。”她笑說，後來自己開始自覺系統地背誦《唐詩三百首》《宋詞鑒賞辭典》，閒暇之余也閱讀了許多詩詞方面的論著，在課業繁重的高三她會以讀詩解壓。以詩詞為樂的她並沒有想到有一天會因為



詩詞獲得榮譽、獲得贊許，“但當我真的踏上《中國詩詞大會》演播廳的舞臺、收獲目光與掌聲時，又覺得一切都似乎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每位上臺選手都要有一句定場詩。韓墨言的定場詩是“巨海納百川，凌閣多才賢”。她說，“海納百川”恰好是母校四川大學的校訓，這也是母校給予她的底氣。

“能以川大學子的身份參與這一場傳統文化的饕餮盛宴，無比自豪。”她表示，將在導師的教育培養下，不斷提高文學詩詞修養，努力做一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倡導者與踐行者，肩負起新時代青年學子應承擔的歷史責任。

“周國平先生有言，‘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詩，酒，哲學，愛情，往往無用。吟無用之詩，醉無用之酒，

讀無用之書，鐘無用之情，終於成一無用之人，卻因此活得有滋有味。’”在韓墨言看來，古詩詞以及所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都有著“現代人給不了你”的那種東西，並且是無比豐富的那種東西——其可滋養性情，可借古謀今，可切擊時弊，可成風化人。“可能，詩詞在功利的現實面前，在冰冷甚至不乏殘酷的世界面前，它是渺小的，甚至是多余的。但生活不只是朝九晚五，不只是房子、車子、票子和位子，生活更應該是以夢為馬，更應該是晚來的風、靜放的花、飄落的雪、高懸的月。畢竟，物質只能善待你的身體，而精神才能滋養你的內心。”

精通物理學又酷愛詩詞歌賦的電子科大教授李滾勵誌故事感動觀眾

在 3 月 28 日播出的《中國詩詞大會》第三季第六場的節目裏，百人團裏的一位選手李滾引起了大家的註意。他是精通物理學，又酷愛詩詞歌賦的電子科技大學航空航天學院教授。在節目現場，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講了對“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這句詩的深切感悟，感動了不少人。

李滾的老家在甘肅省平涼市靜寧縣一個非常偏僻的農村，整個村子長期只有他們一戶人家。四歲的時候，李滾就跟著哥哥去放羊，直到他二十多歲，家裏都一直非常困難。雖然學的是理科，但李滾一直是個堅定的文學愛好者。在初中畢業之後，李滾考上了平涼師範學校，平時就住在學校的圖書館裏。圖書館裏





二十萬冊圖書，只要是自己喜歡的，李滾基本都翻過。“所以我那時候得到的一個優勢就是，我可以任意地去讀任何一本書。我寒暑假的時候，都用那個尿素的蛇皮袋子，背著一蛇皮袋子的書，然後回到農村的時候放羊，我就每天夾一本書，一邊放羊，一邊讀書。但那時候讀的都是文學的書。”李滾講述著自己年輕時候的讀書經歷。

面對生活的苦難，李滾沒有灰心喪氣，更沒有抱怨連天，而是勇敢地面對這些夢想之路上的荊棘，因為他相信“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相信終有一天荊棘之上也會開出花來。“所以我覺得真正是‘梅花香自苦寒來’，曾經經歷一層苦難的話，才會有比較好的生活。”李滾如是說。

2007 年，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得理學博士學位後，李滾來到電子科技大學工作。他潛心科研，近年來，獲陝西省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一項，獲各類專利 3 項，先後主持和參與國家 863 項目二十余項，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科研項目多項，參編教材一部（飛行器制導與控制原理），在 Physics of Plasma 等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三十余篇。

在工作之余，他堅持讀書。李滾酷愛古典文學，光是長長的書單就令人震撼不已。他看的書，不分文理、中西、古今、雅俗，什麼書都讀。爲了多裝幾本書，他還專門買了一個大書包。李滾說，“就算沒時間讀，看著靜靜躺著的書包，略微顯得心安，如果掛在肩頭，飛也似地去趕校車，便感覺非常厚重和實在”。作爲電子科大航空航天學院的老師，他既給同

學們講《信號檢測與估計》《導航原理基礎》等專業課，也參與了本科生《人類文明經典賞析》通識課的教學，給同學們講《紅樓夢》。

在聽了李滾的故事後，董卿評價，李滾的成長經

歷和求學經歷讓人感動，“我覺得每個人在成就夢想的道路上，都需要這樣一種堅持不懈的精神，需要這樣一種‘咬定青山不放鬆’的精神，需要這樣一種‘亂雲飛渡仍從容’的勁頭。”



陳思誠：寫《遠大前程》獻給上海



上一次採訪陳思誠是《唐人街探案2》票房破33億時，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記者第二次見到了陳思誠。這一次陳導演變成了陳監制，出现在了電視劇《遠大前程》的發布會後臺。“我不覺得電影比電視劇高級，這就好像詩歌和小說的差別。”很多人說，做了電影的導演很難回頭再做電視劇，但陳思誠卻是個特例。

專訪的時間約定在晚上八點，這時的陳思誠已經在發布會結束後接受了六、七家媒體的採訪，顯得有些疲憊。但面對鏡頭、談起《遠大前程》時，陳思誠眼中依然充滿著期待，他說，當年創作完《北京愛情故事》就決定要將下一個作品獻給“上海”，“16歲從沈陽老家來到上海，那座城市給了我很多很多的感觸。”

喜歡上海的老弄堂

因向往民國時期的上海而創作《遠大前程》

《遠大前程》講述了一個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為背景，講述了一個關於“選擇”的故事。陳思誠飾演的男主角洪三元從小城市蘇州來到上海，一心要謀個遠大前程。陳思誠評價說，洪三元像個打了雞血的熱血小青年，在跌跌撞撞中認清自己的需求，走到了一條光明大道上，這樣的評價著實和十幾年前的陳思誠本人有相似的地方。

陳思誠出生在遼寧沈陽，16歲時來到上海，在那裏生活了整整三年。陳思誠說，除了老家之外，北京和上海是迄今為止和他最息息相關的兩座城市，對於北京，陳思誠創作了《北京愛情故事》，而《遠大前程》則是他獻給上海這座大都市的“禮物”。

“上海這座城市給了我太多感觸，我喜歡上海的老弄堂、老房子，向往民國時期的上海，所以我創作完《北京愛情故事》之後，就決定第二個作品應該獻給上海，於是就寫了這樣一個故事，獻給民國時期的上海……”

身兼監制、編劇、演員三職

做編劇最孤獨，當演員最享受

《遠大前程》是陳思誠創作的幾部作品中，唯一一部劇本還沒有完全成熟就開機的。那時候，白天拍、晚上寫，陳思誠自己都覺得把自己逼得太緊了，未來不會再這麼做。

除了編劇、主演，陳思誠還是《遠大前程》的監制，在這三個身份中，陳思誠坦言編劇是最難、最孤獨的一個創

作過程，而演員對於他來說是最輕鬆的，“表演對我來說是一種享受。”

創作《遠大前程》的確很難，故事中數得上名字的人物至少四五十人，“如何把這些任務有機地架構起來，又能充分體現每一個人物的性格，這是最難的地方。”這個時候，陳思誠演員的功底就派上了用場，“我可以在寫劇本的時候走進各種角色，在寫這部時就會把自己設想成劇本中的每一個角色，甚至在寫女人時就把自己設想成女人。”

《遠大前程》投資超過3.5億，但陳思誠卻說所有演員的片酬都很低，“服裝、化妝、道具、制景……我們把錢大部分用在了制作上，以前很多人覺得年代戲粗制濫造，我們這一次希望能改變大家對年代戲固有的不好認知，我們很多景都是搭建出來的、很多衣服都



是特地制作的，我追求年代戲的質感，包括群演動輒八百人、一千人，那時候的上海是“東方巴黎”，是各個方面都非常發達的城市，作為創作最重要的是不計成本看到最真實那個時代的故事。”

在陳思誠看來，優秀演員的片酬大多都是彈性的，演員們會因為作品、角色、制作而降價出演，這次《遠大前程》中撐起上海灘風雲的老戲骨們就給足了陳思誠面子，“第一是劇本、第二是對我們團隊的信任，這兩點讓我向他們發出邀約的時候，大家都降價出演欣然應允。”談起用不算高的片酬邀請到的老戲骨藝術家們，陳思誠無比真誠地致謝。

洪三元是個骨子裏住著高富帥的“草根”

電視劇要做得好比電影更難

同樣是講述民國時期小人物成長的故事，同樣發生在上海，《遠大前程》剛一開播，就有人將其與《上海灘》相比較。這類題材的作品其實並不算少，但陳思誠恰恰只看過《上海灘》一部，創作《遠大前程》多少也有些彌補這一題材類型市場稀缺的想法。

但陳思誠也並不介意觀眾將《遠大前程》和《上海灘》相比較，他開玩笑說“發哥（周潤發）當年多帥，圍巾、禮帽，我們哪有發哥的許文強帥，完全不一樣。”陳思誠筆下的洪三元是個“痞氣很足”的人物，他笑稱洪三元完全不及許文強“高富帥”，“他是個草根形象，但他心裏住著高富帥，最後走向了光明大道。”

在很多人看來，做過電影的導演絕不會回頭再去拍電視劇，這不僅僅是大銀幕和小熒幕的差別，還因為電視劇的投入產出遠遠不能和電影比較，但在《唐人街探案1》大獲成功之後，陳思誠卻選擇回頭拍了這部電視劇《遠大前程》。“我不覺得電影比電視劇高級，也從來不會用藝術表達形式來評價藝術高低，電影和電視劇的區別就像是詩歌、散文和小說，因為敘事體量不同而要求不同。電視劇更像是長篇小說，更宏大，想做好更難。”（新華網）